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黑海史

查尔斯·金 著 苏圣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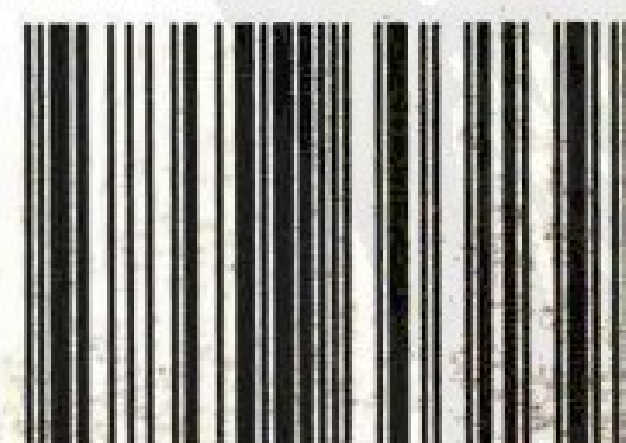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ISBN 978-7-5473-0313-9



9 787547 303139 >

定价：32.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黑海史

查尔斯·金 著 苏圣捷 译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 09 -2010 -371 号

Copyright © Charles King 2004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China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海史 / 查尔斯·金著 ; 苏圣捷译.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11.3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5473 - 0313 - 9

I. ①黑… II. ①金…②苏… III. ①黑海—沿岸国—
历史 IV. ①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34671 号

责任编辑：欧阳敏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 - 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 × 960 1/16

印 张：20.5

字 数：270 千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
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
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
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
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
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
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
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
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
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
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 80 种,2 年内出齐。文库编辑
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
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
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
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
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
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
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
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
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
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致 谢

亚美尼亚历史学家阿加桑耶洛斯把写作比喻成一场海上旅行：因为作家和水手一样都自愿身犯险境，并在归乡之后渴望能向人们描绘他们途中遇到的故事。我现在非常能理解他的说法了。

在这个项目中，我不止一次地踏进了自己本不应涉足的领域。我曾经大步走进纳戈尔诺-卡拉巴赫(Nagorno-Karabakh)一家清真寺中的弹坑，但是立刻意识到了这是由一枚火箭弹打出来的，而且周围可能还有它未爆炸的同类。就这样，我放任自己跳进了黑海的历史长河中。我对某些部分十分了解，但是对更多的部分一知半解，还有许多部分根本就毫不了解。因此这趟旅程对我大有教益，而这也正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在这里深深感谢在一路上帮助过我的所有人。

多米尼克·拜耶特(Dominic Byatt)，牛津大学出版社负责本书的编辑，在这一项目仅仅还在计划阶段时就十分感兴趣，并且和克莱尔·克劳夫特(Claire Croft)一起自始至终关注着这个项目。出版社驻纽约办公室的苏珊·福柏(Susan Ferber)在至关重要的一点上提供了明智的建议。哈坎(Hakan)和阿耶斯·居尔·阿尔特内(Ayşe Gül Altınay)为我提供了一处绝佳的隐居所：他们在博斯普鲁斯的公寓的后室。就是在那里，我构思出了本书的大纲。

本书正文的大部分，都完成于国会图书馆主阅读室的希罗多德雕

像之下,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我也非常感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印刷和照相部门、稀有书籍和特殊藏品阅读室、地理和地图阅读室、非洲和中东阅读室以及欧洲阅读室的人员,尤其是格兰特·哈里斯(Grant Harris)。胡佛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主任埃勒娜·S·丹尼尔森(Elena S. Danielson),工作都非常出色。公共记录事务局(伦敦)、罗马尼亚学院图书馆(布加勒斯特)、中央历史档案馆(布加勒斯特)和美国毕苏茨基中心(纽约)都曾不辞辛劳地慷慨帮助过我。克里斯·罗宾逊(Chris Robinson)绘制了本书的地图。

我从数次讨论会和会议中获益良多,所得到的教益在本书的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但是我要特别感谢尼古拉斯·布雷弗格(Nicholas Breyfogle)和维拉德·桑德兰(Willard Sunderland)。他们允许我冒昧加入俄罗斯历史学家在2001年9月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福尔布莱特研究基金项目和佐治亚城大学让我能够于1998年和2000年在巴尔干、乌克兰、土耳其和南高加索进行了几次深度旅行。之前和之后的旅行也都通过佐治亚城大学,得到了拉齐乌家族慈善基金(Rațiu Family Charitable Foundation)的帮助。托尼·格林伍德(Tony Greenwood)、劳伦斯(Lawrence)和艾米·塔尔(Amy Tal)为我在黑海周边的旅行提供了很棒的住处,并与我进行了有益的交谈。

众多同行和朋友解答了我幼稚的问题或是阅读了部分的手稿,他们的赐教让我受益匪浅。当然,本书若有疏忽之处,责任在我,与他们无关。这个群体包括了亚力山德鲁·博洛加、安东尼·布莱耶、伊安·卡文、欧文·唐纳、马克·莫耶·霍华德、克里斯托夫·乔伊纳、爱德华·基南、洛里·卡恰里多安、约翰·麦克尼尔、维拉德·桑德兰和四位牛津出版社的匿名评论家。本书涉及的大多数专业领域都不是我擅长的,所以我很感激那些真正的专家。他们的呕心沥血之作都列在了本书的注释和书目中。

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有着令人惊异天赋的研究助手,费力西亚·罗什和亚当·托尔纳伊。希望他们能够完成博士课程并找到理想的工作。另外一个佐治亚城的研究生,米尔亚娜·莫罗斯尼-多米尼克,帮助我进行了重要的翻译工作。

关于名称

在黑海周边地区,拼写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因此有必要先就书中对词语的使用做一下说明。

xi

本书的各章节名是黑海的各种名字。黑海最古老的希腊名, Pontos Axeinos(“黑暗或昏暗的海”),可能是由一个更为古老的伊朗语词汇发展而来。这个名字可能反映了水手对于这片常常风暴大作的水域的理解,同时也是水体本身的特点。因为黑海较深,(比)海水比较浅的地中海颜色来得更深。这个名字是如何转变成晚期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 Pontus Euxinus(“好客之海”)的,目前尚不清楚。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讽刺;也可能是在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

黑海在拜占庭资料中最常见的名称就是 Pontos(海)。这个用法传到阿拉伯文献中就是“bahr Buntus”,直译就是非常吊诡的“海海”。另外黑海在中世纪还有许多其他名称,尤其是在阿拉伯和奥斯曼作品中。这些名字常常同特别重要的城市联系在一起,如“特拉布宗之海”和“君士坦丁堡之海”。“大海”(Great Sea)这个名称在中世纪时也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包括意大利语的 Mare Maius 和 Mare Maggiore。还有些名字是以当时在黑海沿岸占支配地位的族群(或者是作者希望他的读者认为在黑海周边占支配地位的族群)命名。例如“斯基泰海”、“萨尔马特海”、“哈扎尔海”、“罗斯海”、“保加尔海”、“格鲁吉亚海”,等

等。在阿拉伯文献中,地中海相应地被称为“罗马人之海”(也就是“拜占庭人之海”)。

比起以上这些,“黑海”(Black Sea)这个名称如果仅以它被广泛接受后算起是较为年轻的。它以不同的形式在早期奥斯曼资料中出现,可能也在奥斯曼历史早期的口语中出现。在西欧语言中,这个名称在14世纪末第一次出现。之前,欧洲人主要使用从古典时代演变而来的名称,如英语中的 Pontus 和 Euxine。这些名称蕴含着“黑海”这个平淡的称呼所缺乏的诗意韵味。“就像本都海的寒涛滚滚奔流,永不后退一样……”莎士比亚借奥赛罗之口怒道,“我的风驰电掣的流血的思想决不会踟蹰回顾……”。

xii 为什么是“黑”? 没人知道确切的原因。但是起码有三种主要的猜测。其一,这只是简单地回归最古老的伊朗/希腊称呼。这种称呼在希腊本土和罗马开始使用“Euxinus”这个名称之后依然被黑海沿岸的居民保留着。这个古老的称呼可能在突厥人向安纳托利亚移民的过程中被带到了西方,最终变成奥斯曼帝国使用的“kara deniz”(黑海或暗海)。其二,这个“黑”来自“kara”。kara 既有“黑、暗”之意,又有“大”或“可怕”之意。而“Karadeniz”实际上是沿用了中世纪欧洲的(尤其是意大利的)水手和制图家们所用的“大海”这个称呼。其三,它同欧亚草原族群的颜色地理学有关。在这个扎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中,世界的四个方向与四种特殊的颜色有关:黑色代表北方,白色代表西方,红色代表南方,青色(有时是蓝色)代表东方。尽管这个系统明显取决于一个人的立足点,但奥斯曼人把在他们北面的海定为“黑”可能与这一欧亚传统有关。这可能是奥斯曼人对于自己在欧亚大草原上游牧的遥远过去的记忆,或是之后奥斯曼制图家从蒙古人那里采纳的系统。在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地中海相应地被称为“白海”(Ak Deniz)。

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俄罗斯和西欧在黑海的出现越来越频繁,他们可能从当时在此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的语言中吸收了一些特殊用语。黑海地区的其他国家可能也进行了这种借用,因为大致在此时这些国家正进行着现代化和标准化的过程。这种复杂的历史的结果就

是,现在多种语言中黑海的名称在翻译之后都是相同的:土耳其语中的 Karadeniz,现代希腊语中的 Maure Thalassa,保加利亚语中的 Cherno More,罗马尼亚语中的 Marea Neagră,乌克兰语中的 Chorne More,俄语中的 Chernoe More,格鲁吉亚语中的 shavi zghva,直译过来都是“黑海”。

至于地名,我一般根据特定历史时期来使用相应的名称。于是,古代的“特拉布苏斯”(Trapezus)就是中世纪的“特拉比宗”(Trebizond)和现在的“特拉布宗”(Trabzon)。如果在任何时期同时存在两个或以上的名称,则使用更广为人知的那个。举例来说,希腊名称通常以它们的拉丁形式出现。在1453年之前我使用“君士坦丁堡”,之后则用“伊斯坦布尔”,尽管不同形式的前一个名称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也很常见。更古老的英文拼法,如“Sebastopol”或者是“Batoum”,除了在直接引用中外,都用它们的现代形式替代。文化族群的命名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如 Tartars)。当我使用“Greeks”的时候,我通常指那些说各种希腊语分支的人,尽管他们几乎从不把自己当做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希腊人。我很谨慎地使用“Ottoman”来指称奥斯曼帝国的属民;它与“Turk”不是一回事,而20世纪之前“Turk”一词要是用来指称我们今天所称的“说土耳其语的人”(Turkish-speakers)那就很成问题。我依然使用已经不太流行的“Turkoman”(而非 türkmen)来指称突厥游牧民和他们在安纳托利亚历史上的统治者,以把他们和在中亚的现代土库曼斯坦国家的人和文化区分开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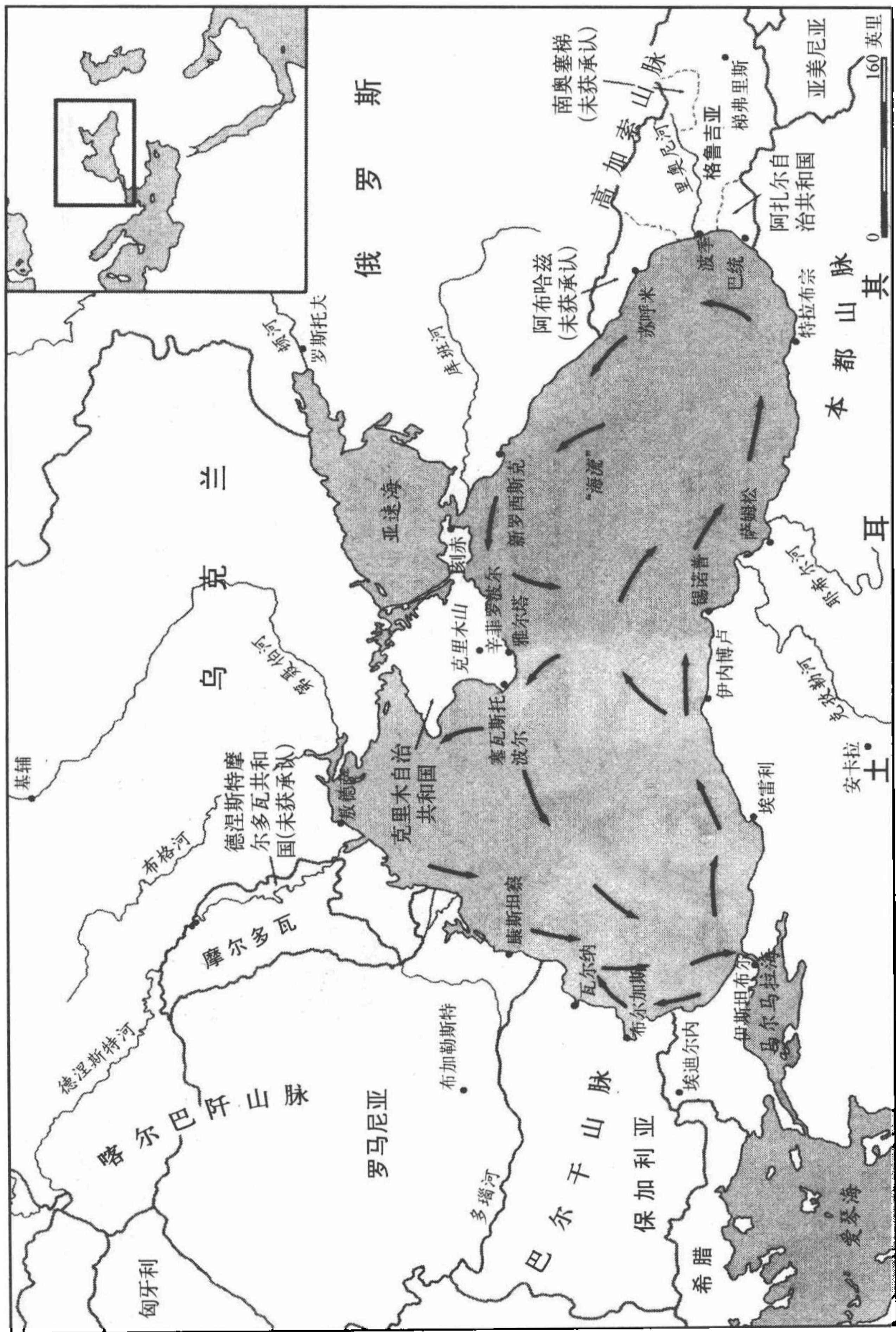
xiii

使用拉丁字母之外的字母的语言,其拼写都根据国会图书馆的系统的简化版本做了转换。例如大多数俄罗斯单词最后的软标都被取消了。我保留了在拉丁字母系统中使用某些语言所需要的~号。更为令人困扰的字母的发音大致如下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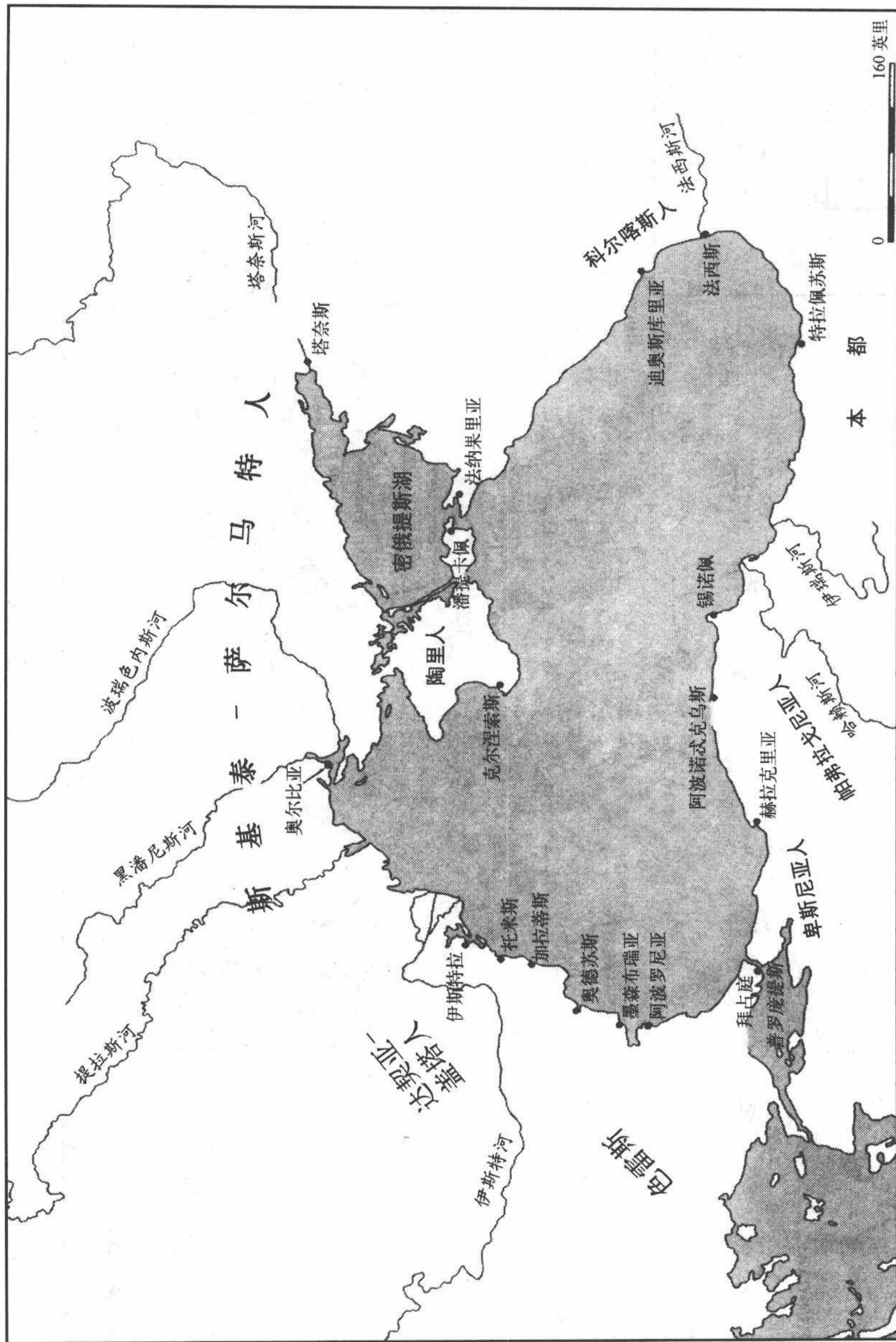
â, î	发 cousin 中的“i”音	罗马尼亚语
ă	发 about 中的“a”音	罗马尼亚语
ı	发 cousin 中的“i”音	土耳其语
ö	发法语 oeuvre 中的“oeu”音	土耳其语

c	在 e 或 i 之前发 church 中的“ch”音, 其他发“kit”中的“k”音	罗马尼亚语
c	“jam”中的“j”音	土耳其语
ç	发“church”中的“ch”音	土耳其语
ch	在 e 或 i 之前发“kit”中的“k”音	罗马尼亚语
g	在 e 或 i 之前发“jam”中的“j”音, 其他发“goat”中的“g”音	罗马尼亚语
ğ	不发音,但是使之前的元音变长音	土耳其语
gh	在 e 或 i 之前发“goat”中的“g”音	罗马尼亚语
s	发“ship”中的“sh”音	罗马尼亚语和土耳其语
t	发“cats”中的“ts”音	罗马尼亚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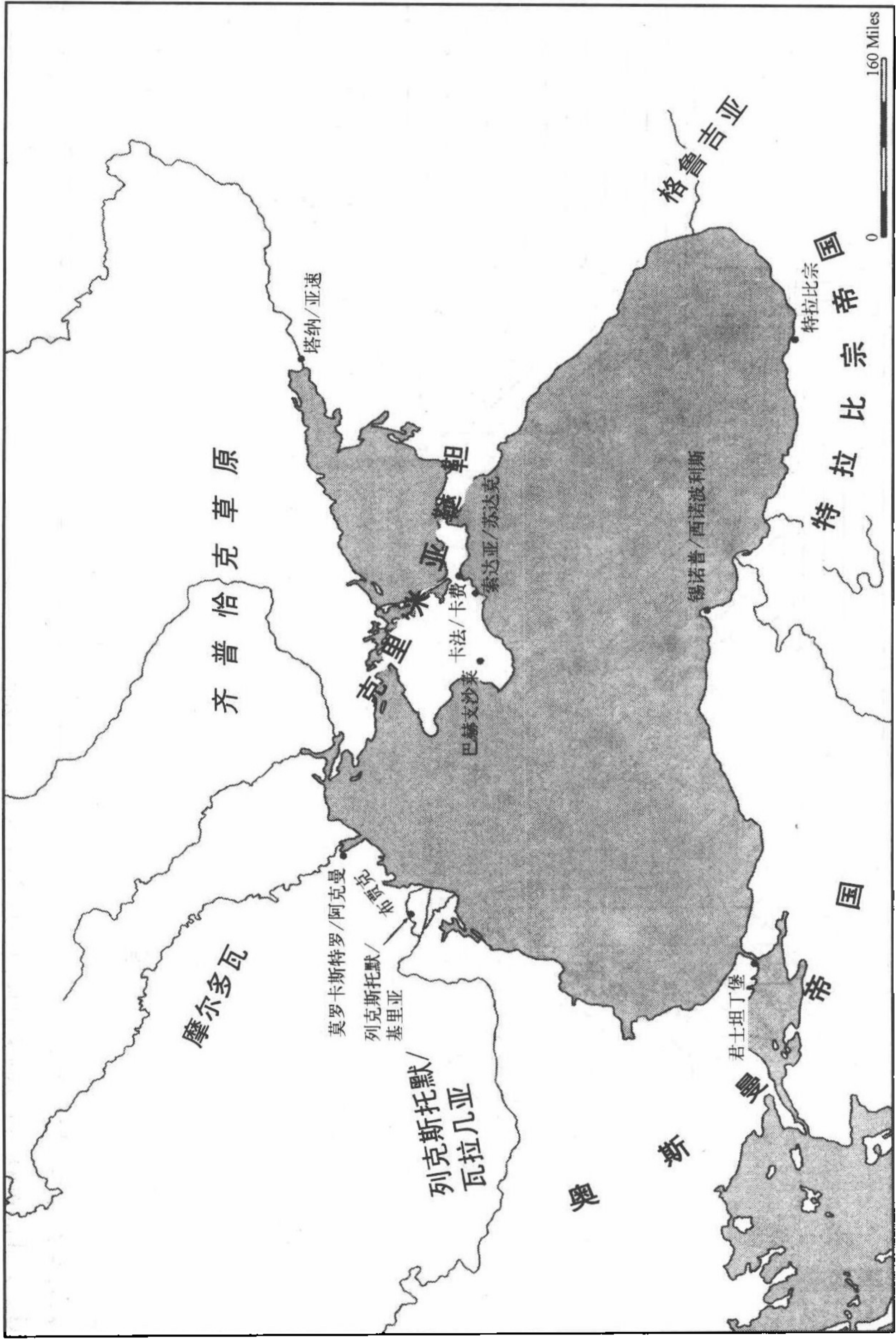
除非特别注明,脚注中的古代文献都指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 Series)中的译本。对古代和拜占庭时代文献的标注通常使用章节而非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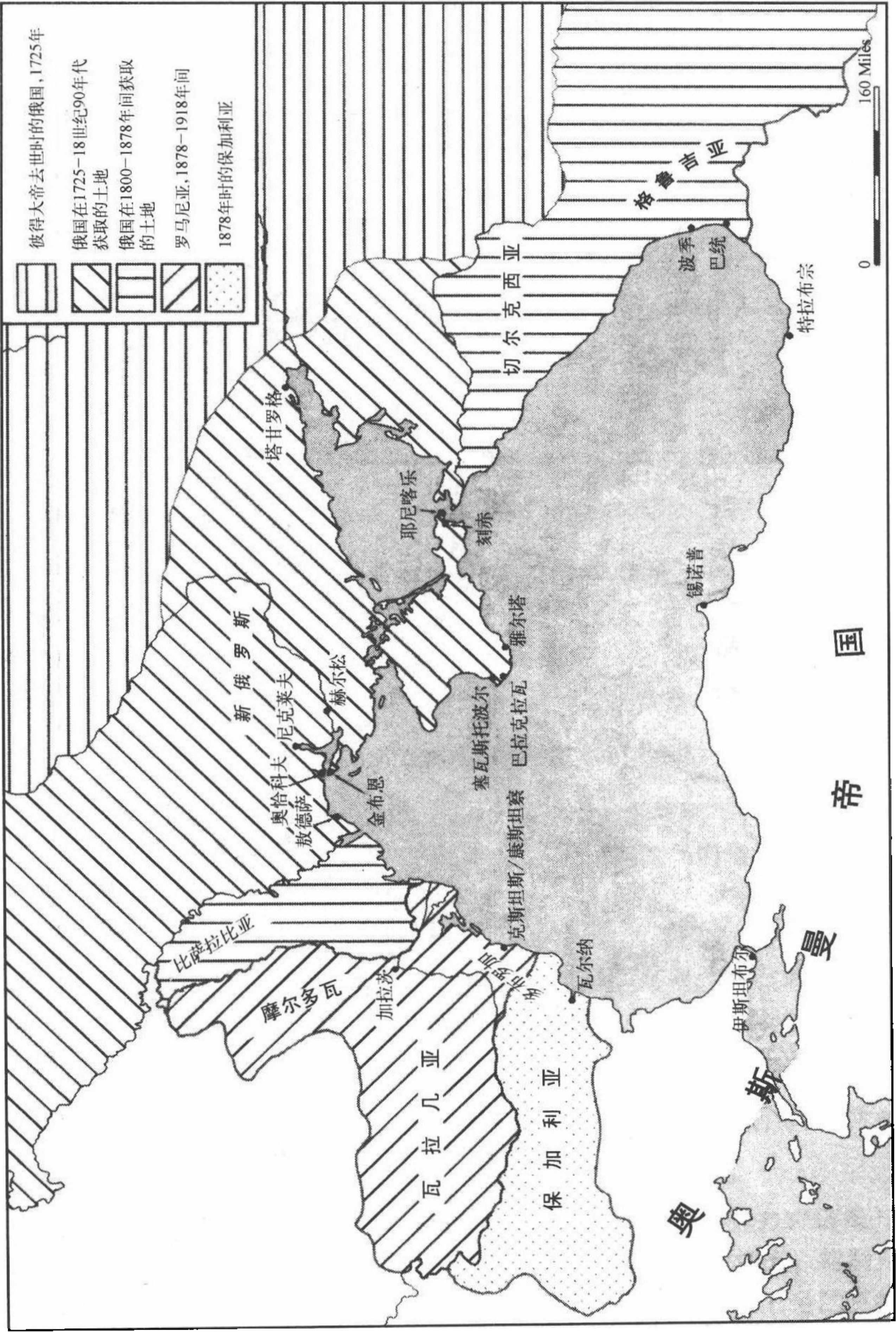
地图一 今日黑海



地图二 古代晚期的黑海



地图三 中世纪的黑海



地图四 18和19世纪的黑海

致谢 / 1

关于名称 / 1

第一章 地理考古学 / 2

人与水 / 2

地区、边疆、民族 / 6

诞生 / 11

地理和生态 / 15

第二章 好客之海：公元前 700 年到公元 500 年 / 23

世界的尽头 / 24

“池塘边的青蛙” / 27

“种族的熔炉” / 32

一个斯基泰人如何拯救了文明 / 36

阿尔戈号的远航 / 39

“比我们还要野蛮” / 42

本都和罗马 / 45

图拉真的达契亚 / 50

弗拉维厄斯·阿里安努斯的远征 / 53

阿波诺忒克乌斯的先知 / 56

第三章 大海：500—1500 年 / 66

“斯基泰人是统一的” / 68

海上火 / 72

哈扎尔人、罗斯人、保加尔人和突厥人 / 75

哈扎里亚的商贸 / 84
蒙古和平 / 90
自卡法出发的船只 / 94
科穆宁帝国 / 96
特齐亚 / 102
从东方来的大使 / 106

第四章 暗黑之海：1500—1700年 / 114

“众海之源” / 116
“到君士坦丁堡去——把我们卖掉” / 119
多姆尼、可汗和地利贝伊 / 122
水手的涂鸦 / 128
“海鸥”组成的海军 / 133

第五章 俄国的黑海：1700—1860年 / 143

海洋与草原 / 145
亚速海上的舰队 / 148
向南挺进的克娄巴特拉 / 152
卡尔穆克人的逃亡 / 155
赫尔松的时代 / 159
海军少将约翰 / 163
新俄罗斯 / 168
热病、疟疾和检疫所 / 175
特拉布宗的领事 / 179
克里米亚 / 186

第六章 黑海：1860—1990年 / 198

帝国、国家与条约 / 201
蒸汽、小麦、铁路和石油 / 205
“一支不体面的涂鸦游客大军” / 210
克斯坦斯铁道上的麻烦 / 215
迁离运动 / 218

“水域的分割” / 228

了解这片海 / 232

普罗米修斯们 / 237

发展和衰落 / 241

第七章 面向大海 / 254

各章辑封文字出处 / 263

进一步阅读书目 / 266

索引 / 281

插图列表

- 图 1 和图 2 往返于黑海地区的旅行者。阿纳卡尔西像：来自 Lutz Geldsetzer 教授的私人藏书：<http://www.phil-fak.uni-duesseldorf.de/philo/geldsetzer/index.html>。奥维德像：Charles King 私人收藏照片。 44
- 图 3 达契亚国王德切巴尔自杀。蒙 Deutsches Archäologisches Institut, Rome 提供。 52
- 图 4 拜占庭水手向敌船施放“海上火”。蒙 Biblioteca Nacional, Madrid 提供。 73
- 图 5 和图 6 壮观的苏美拉修道院，位于港口城市特拉比宗的内陆。© David Samuel Robbins/CORBIS。一个穿传统服饰的切尔克斯女人。蒙 Cambridge University Library，摘自 Edmund Spencer, *Turkey, Russia, the Black Sea and Circassia* (1855), XIX.40.23。 99
- 图 7 从海上和陆路运输，蒙 British Library 提供，摘自 Guillaume Le Vasseur Beauplan, *Description of Ukraine* (1732), 566kb。 135
- 图 8 Buchholtz, *Allego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Russian Fleet*。蒙 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 St. Peterburg 提供。 148
- 图 9 乌东塑的约翰·保罗·琼斯的胸像。蒙 John Paul Jones Birthplace Museum Trust 提供。 166

图 10 艰难的旅程：在摩尔多瓦“夜间同狼战斗”，取自埃德蒙德·斯宾塞的游记，1854。图片来源剑桥大学图书馆，摘自 Edmund Spencer, *Turkey, Russia, the Black Sea and Circassia* (1855), XIX. 40. 23。 178

图 11 克里米亚战争期间位于巴拉克拉瓦的哥萨克湾。蒙 Roger Frenton Crimean War Photograph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提供。 189

图 12 配有仪表的潜水员和他的后援队伍，于奥斯曼帝国海军工厂，1890 年左右。摘自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相册。蒙 Abdul Hamid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提供。 203

图 13 罗马尼亚的手掘石油坑，1923 年。蒙 Carpenter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提供。 209

图 14 和图 15 在俄国内战中，一艘满载着难民和白军士兵逃离塞瓦斯托波尔的船只，1919 年。蒙 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提供。战争中的命运：俄罗斯帝国的幼童难民。蒙 American Relief Administration, European Operations Record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提供。 224

地图列表

- 图一 今日黑海
- 图二 古代晚期的黑海
- 图三 中世纪的黑海
- 图四 18 和 19 世纪的黑海

无论古人是怎么说的,我可以说不,黑海除了名字以外,没有一处是黑的。

——图尔奈福德·约瑟夫·皮顿,
路易十四的皇家植物学家,1718年

没有一片使乘客呕吐的海
能够泛起比悠克星海更危险的浪花

——乔治·戈登·拜伦,英国作家

考古学家手中的铲子
深深掘入
早已成为历史中的空白的地下

挖出的
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
过去的生活证据

.....

——威·休·奥登,美国诗人

第一章 地理考古学

人与水

- 3 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旱鸭子”偏见。我们认为,历史与社会生活似乎都是发生在陆地上的事。在水中发生的事——例如在海上的远航和河上的巡游——只是为真正表演的演员服务的布景人员而已。但是海洋和河流有它们自己的历史,而不仅仅是连接陆地的道路或是边界。它们是各种截然不同的人类互动和交换故事中的主角。就像马克·吐温形容密西西比河:水道有物理性的历史,就是沉淀物、流向、洪水等等。但是,它还有“历史性的历史”:有沉睡的时期,也有清醒的时代;在河边居住的人们的来来往往¹。把我们的关注点从陆地移向水域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被迫批判性地重新思考像“地区”和“国家”这样的标签,和我们赋予某些划分世界的肤浅分类方式的特殊地位。这种改变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地区的意义,它如何转变,和我们用来划分各民族与各文明的分界线的变化是如何比想象中更为反复无常。

这本书的内容是关于一片海域和它在周围的人民和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世界的某些部分,水域是人类历史的决定性元素之一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甚至可以说司空见惯的。我们

习惯于赋予“地中海”许多丰富的意义。作为一个形容词——地中海菜,一段地中海假期——它能唤起许多生动画面:喀斯特地貌的山地,碧蓝的海湾,橄榄树、葡萄酒和山羊;作为一个研究的客体,它是无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费尔南多·布罗代尔对近代早期的地中海所做的描述²。其他的水域,无论大小,也会给人们带来独特的联想。提到南太平洋或者是切萨皮克湾,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一系列的图像就会进入我们的脑海。有些是旅游手册上的幻想,而另外的却是来自居住在水边的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对于这些和其他水域,学者已经归纳出把各个水岸(有些甚至距离遥远)联系起来的共同的经济追求、生活方式和政治状态³。

4

有关黑海的图像和联想则没那么鲜明。很少有人不在其周边地区却熟悉这片水域。在整个黑海的漫长历史中,从其大约在7 000年到8 000年前最初成形的阶段,到20世纪晚期的政治革命和环境危机,只有几本专著能够告诉我们它的故事。好几个强国——从拜占庭到奥斯曼帝国到俄国——在不同的时间阶段,都把黑海置于它们战略的中心。但是在有关这些帝国的历史研究中,却鲜有对黑海的论述。这片水域也坐落在几个不同的学科研究的交汇处,所以不是任何一个的中心。尤其在美国,冷战制造的地理学上的偏见持续时间很长,其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是历史和文化研究,仍局限于冷战期间的地区划分和范围。一个领域的专家很少涉足其他领域。

作为传统历史写作和社会分析的结果,黑海周边的地区被分割为不同的领域。巴尔干半岛的现代史通常被视为是中欧史的附属品,或是彼此之间毫无关系的族群史的聚合体。乌克兰和俄国南部地区与巴尔干半岛是分开另外研究的。俄国南部的历史是沙俄帝国史的一部分,而乌克兰则习惯将本国历史书写为迟来的民族解放的悲剧故事。不论是南高加索还是北高加索的历史也是一样的情况。奥斯曼人在舞台侧面潜伏着,时不时地站上正面。但是在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形成之后,突厥人从欧洲历史上几乎彻底消失了,转而成为中东研究的一部分。政府机构的拨款机制和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加重了这些在人文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条条框框。在美国,“东欧”研究的资助仅有一个研究资金来源:“前苏联”研究,或称之为“独联体国家”研究。而中东研究,包括土耳其,则另有资金途径。

5 这种格局却是在近代才刚刚形成的。就在并不久远的过去,把黑海看作一个统一的地理政治单位的想法,不仅在当地人和政治领导人头脑里,即使是在西方的外交官、战略学家和作家,这些把一生都花费在这片海域和周边地区的人眼里,都是非常正常的。在 19 世纪,黑海是“东方问题”的核心:奥斯曼帝国江河日下,欧洲列强对如何划分这一地区各有利益诉求,这导致了复杂的竞争对抗关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片区域处于混乱的巴尔干地区、布尔什维克势力和黎凡特的欧洲保护国之间。之后,这片区域中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全球斗争的前线。他们或是站在共产主义一边,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或是像希腊和土耳其那样,成为西方势力对抗苏联的前锋。共产主义政权相继终结后,东南欧成了政治混乱、国家贫穷的地区,成为欧洲重建统一、繁荣大陆的计划中一片令人担心的空白。弱小的国家和崩溃的地区秩序,由国内争端升级而成的国际冲突带来的失序,连同贸易和能源网络政治,是黑海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要问题。它们现在又重新被提上了国际议事日程。

本书试图对黑海周边的人们历史、文化和政治进行整合,来重新唤起人们对于旧日划分欧洲东南边疆的方式的记忆。除了在 20 世纪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东欧——起码是特指的那个区域——并非如大多数人所想象的那样,是(欧洲)大陆的东部极限。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区域,的确曾长期共享同一的意识形态、相似的国内政治结构和大致相合的外交政策。但是我们研究的时段离 1989 年越远,共产主义(如果这个词一直是指代着同一个主义的话)对世界观的影响就越不明显。尤其是对于那些只有一代人经历过共产主义的国家和他们处于非马克思主义式威权主义之下的邻居,例如希腊和土耳其。换句话说,欧洲东部(Europe's East)的历史,不是“东欧”(Eastern Europe)史⁴。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同质东欧的概念已基本被异质东南欧的概念

所取代。东南欧一直以来都是对立的宗教和文化的交汇点,是真正的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的过渡区域。新闻报纸的头条似乎可以佐证这一观点:南斯拉夫的血腥结局;前苏联地区的争斗: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其他地方发生的小规模严重冲突;土耳其与库尔德游击队几十年的战争。与社群信仰或是亲缘关系有关的问题,当然是让这里的内部摩擦一直不断的部分原因。正如著名的美国学者和外交官乔治·肯南对于巴尔干半岛的评论:20世纪90年代的暴力可以用“从遥远的部族过去……继承下来的深深鸿沟”来解释。这个地区的人民在懵懂不觉中深受其害⁵。

6

但是,如果我们透视长期以来的历史,很难认为黑海周边的土地——一片可以称为“泛东南欧”地区的土地,或者用古代的术语来称呼它“近东”——比欧洲其他地方经历了更多的变化,带有更强的民族烙印,或者有更多的土地、习俗和宗教问题。事实上,黑海在历史上的许多阶段都没有欧洲甚至欧亚大陆其他地方如此多的问题。如果这片海的历史有一条主线,那也不是冲突与暴力,尽管大家都用这两者来描述不相容的“文明”间的边界区域。相反,这个故事是关于19、20世纪欧洲的核心组织概念如何在此地姗姗来迟。现代国家(state)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得很晚,以文化来定义的“民族”(nation)出现得更晚,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则最晚产生——在有些地方到20世纪早期方才出现,在另一些地方甚至晚至20世纪末。

本书后半部分的许多章节,都是关于民族的概念是如何突然进入一个对其完全陌生的世界中的描述。之前,这个世界中人与人的联系的支撑点是职业、宗教,或者仅仅是地缘——内地或是海岸,各个村庄之间(这些分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书中讲述了孩子们如何用他们祖父母看来奇怪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位置,人们用同质的、民族的身份认同来替代原本混杂不明朗的身份认同。本书还告诉我们,一个曾经具有重要意义的地理单位如何在几个世纪中被渐渐解构。这片水域一带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是如何随着欧洲和欧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是一种可以被称作“地理考古学”的实验。它的目

的是发掘早已被遗忘的关系网络——这条人类之间联系的细丝在共产主义和后共产主义等概念的薄薄覆盖下,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隐没不见。本书写作的中心就是黑海。

地区、边疆、民族

7 到目前为止,在重要术语的使用上,本书都表现得相当随意。所以我应该对书中这些术语的含义和应用做一个简要介绍。第一个是“地区”(region)。地区,与文化及种族一样,出了名的难以定义——并且它的使用通常会遮蔽许多名词的隐含意义。在仔细审查之下,没有几个“地区”的标签能够站得住脚。一旦有人想确定将某一宽广地理单位与其他地域区别开来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就会失望地发现,它们都变得不够坚实。从根本上说,地区不是有关其构成单位(无论是个人、群体或是国家)共享的语言、文化、宗教或其他特征的,而是关于联系的:人群或社区之间深远而持久的联系是把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区别开来的特征。

本书所涉及的地区,公认其分界模糊不清。众多人群、帝国或国家在特定时间进入或离开,有时带来欧洲的特征,有时则为它所抛弃。但是舞台的中心是黑海及其沿岸地区:从巴尔干半岛延伸至高加索山脉,从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草原再到安纳托利亚中部。几乎所有该地区的国家都是黑海合作组织(Black Sea Economic Cooperation, BSEC)的成员国。这个国际组织在 1992 年为增强东南欧的商业、政治和文化联系而成立。

但是这个区域真的是一个“地区”吗?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观察。从严格的地理意义上说,只有 6 个国家能够声称是该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乌克兰、俄罗斯、格鲁吉亚和土耳其。这些国家控制了周边的主要港口,并且在黑海中拥有领海。然而广义上,黑海地区可以包括从阿尔卑斯山脉延伸至乌拉尔山脉的河流系统涉及的所有地域,其中涵盖 22 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领土。上游多瑙河、第聂伯河和顿河发生的事件对黑海生态系统和周边人民的生活有很大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考虑,黑海的局部曾数次被一个强大的帝国控制,但是整个黑海海岸在大部分时间内由许多地方统治者和国家所分割。从现代政治的角度看,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沿岸诸国和它们的几个邻国一起建立了一个地区性合作组织 BSEC;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吸引力在 21 世纪初被欧盟成员国所提供的诱惑所压倒。一些 BSEC 的成员国比另一些更靠近欧盟成员国这一位置。

黑海地区的组成不仅取决于我们审视的方式,还在于审视的时段。在古代世界,一连串的希腊城市和贸易站把黑海的各个角落连接成了一个巨大的贸易网络。这个网络为内地的强国崛起和波斯及罗马的扩张所动摇;拜占庭与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及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的基督教王公之间的关系,对黑海的贸易先是有所助益,之后又大大削弱了它。在中世纪,黑海世界在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的商业精神中得到了复兴。黑海曾一度置于一个帝国,甚至是一个统治者——奥斯曼帝国苏丹的控制下。之后,俄国的崛起使黑海在一百年间成为分别控制南北海岸国家之间的角斗场。此后,19 世纪与 20 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比起创建大帝国来说更容易产生小国),把黑海及其沿岸地区转变成了一小片一小片的新兴民族国家的领地。

8

今天,要论证黑海沿岸居民及他们各自所属的国家是否有一种共同的“地区认同”非常困难。泛东南欧地区各国的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各有不同: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改革派和反改革派,真实的国家和想象中的国家。比起进行地区合作,政治领袖更愿意用各种特性装饰自己——更欧化,更倾向北约组织,或者仅仅是更文明——来划清与邻国的界线。但是,黑海依然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一个由跨海联系(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并关涉人、物和思想各方面)组织而成的地区。在历史的长河中,海岸和内地的各个团体之间都保持着长久的联系。各方的宗教实践、语言形式、音乐和文学形式、民间传说、饮食习惯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都受到了彼此的影响。这种相互影响,对于最粗心的研究者(如果这么说太夸张的话,至少是对那些能够超越上个世纪占支配地位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从而能够看得更远的人)来说,是显

而易见的。

另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术语是“边疆”(Frontier)。研究亚洲内陆的历史学家欧文·拉铁摩尔曾经指出,边疆并不等同于边界(boundary)⁶。边界代表了政治权力自身的界限,一个国家或帝国在地理空间中能行使权力的最远距离。边疆则是在边界两边存在的区域。这是聚集了“边界穿越者”这一独特团体的地方。这里的人们靠成为穿越政体间的物理边界以及族群间、宗教间和语言间的社会边界的专家来生活。边疆人——欧亚草原上的哥萨克人,加拿大森林中的“森林跑者”^①,美国西部的山民,和其他类似于他们的人们——不是人类历史中跑龙套的,而有着自身独特的适应性极强的文化。

对这些边疆和其居民的态度在编织帝国和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对西部不断的征服形成了独特的美国精神——一种在边疆严酷的条件下熔炼而成的欧洲和土著特点的混合。特纳在他关于美国历史上的边疆的那篇著名论文中写道:“正如连续不断的冰川产生连续不断的冰碛石一样,每条边疆都会在它身后留下痕迹。当它安定下来之后,这片区域依然会部分带有边疆的特质。”⁷特纳最关注自然挑战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他忽略了另一种重要的关系。人们不仅改变边疆的面貌,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也根据边疆的形象改造他们自己。就像拉铁摩尔的作品所指出的,同欧亚草原突厥语族的接触对形成中国人对文明和恰当行为的理解至关重要。相似地,在19世纪的俄国,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的扩张和定居是形成俄罗斯帝国认同和俄国作为欧亚大陆强国的意识的关键元素。在水域边疆,我们也能找到与陆地边疆同样的情况。

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我们都能称黑海周边的土地为两种意义上的边疆:处于帝国或国家之间的独特群体的所在地,以及外来者的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对立面。然而,把海洋看做是一成不变的边疆,坐落于

① coureurs des bois。——译者注

不同文明圈(包括希腊与野蛮人,基督徒与穆斯林)交汇处的观点,或者把它看做是欧洲人自我定义的对立面(例如东方、巴尔干、欧亚草原)的观点,都是把现代偏见带入遥远过去而产生的误读。

在近代早期,黑海大部分地区的确是上文第一种意义上的边疆。那时,北部海岸的草原还是地广人稀的稀树草原地带,也就是早期欧洲制图者笔下的“有居民的荒野”(campi deserti et inhabitati)。它处于奥斯曼帝国、波兰和俄国的交界处,在19世纪成为了上文第二种意义上的边疆。黑海处于两个命运不同的欧洲大国——衰落的奥斯曼帝国和崛起的俄罗斯帝国之间。但是这片海洋和沿岸地区的历史,不只是处于地理上的边缘,并逐渐被整合入帝国和之后出现的现代国家之中的过程。黑海的边缘地位反而经历了犹如正弦函数曲线一样的波动,在落后孤立和被整合进更广阔的地中海、欧洲和欧亚世界之间摇摆不定。这里的边疆(沿着海岸线或穿过海中央)是多重意义上的:生态方面、军事方面、宗教方面、经济方面甚至是流行病学方面,但是没有一重是持续不变的,而且各重边疆的范围错落有致,并不完全重合。

10

当古代希腊人首次接触黑海时,它处于已知世界的边缘,是神话中的野兽、半人和英雄的栖息地。然而,从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希腊贸易殖民地的发展不仅整合了海岸地区,还把它们带入了一个更大的、同地中海的交换体系中。这个综合系统一直持续到公元1世纪的早期。当时,其他的财富来源大门得以开启,尤其是埃及的谷物运输和穿过印度洋到东方的航线,降低了黑海港口的重要性。这些古老的联系在拜占庭早期,随着君士坦丁堡和北方森林-草原区域居民的皮毛和其他产品的跨海贸易而有所恢复;直到13、14世纪,黑海才重新成为世界体系的经济与社会中心。这次,黑海同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庞大贸易帝国联系在了一起。在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这种联系依然保留着。继热那亚和威尼斯之后,奥斯曼人一度通过征服和与地方统治者共管的形式,得以控制大部分的海岸,利用这个地区丰富的资源来建设他们的帝国。随着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影响力减弱,黑海成为苏丹严守的宝藏,大部分海岸都不向外国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开放。这种

格局持续至 18 世纪晚期,黑海才向西方商人开放。自此以后,黑海再也没有受单一势力的控制。对于该地区财富的新竞赛,尤其是处于萌芽阶段的俄国南部港口的谷物贸易,恢复了这一地区与地中海的联系,并且把它延伸到了大西洋。

11 从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黑海的海岸线被许多新兴的民族国家所分割。它们都声称不仅对海岸,还对一部分水体享有权利。但是现代国家的产生,并不能保证沿海地区能够整合进一个覆盖范围更广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在国家中心设在内陆的新兴国家治下(今天也仍是如此),海岸地区依然被边缘化。多布罗加省和比萨拉比亚省被黑海、多瑙河和德涅斯特河环抱着,在 20 世纪上半叶是罗马尼亚境内民族成分最复杂的省份,同时也是分离主义和盗贼的温床。它们现在也仍然是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共和国内部文化多元化的地区,存在着经济停滞和社会服务供给不足等主要问题。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一直是政府关心的重点。那里有大量俄语人口,俄罗斯海军在此地部署重兵,并有一群无业而又不满的克里米亚鞑靼少数民族,成为巩固新兴乌克兰国家的障碍。在格鲁吉亚,一场在阿布哈兹海岸地区进行的血腥内战,导致了定都于苏呼米的有实无名的阿布哈兹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除了在东南的库尔德地区,土耳其没有经历它的前苏联邻国所面对的暴力事件。但是它的那部分黑海海岸上有土耳其人、土库曼人、拉兹人、赫姆辛人和其他族群,对地区的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长久以来,这里都是土耳其最贫穷的地区。许多人因为经济原因背井离乡,前往环绕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更加剧了这种情况。黑海的现代史于是也成为一部关于黑海沿岸国家的中心与边缘的故事。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民族”(nation)这个术语。在近代欧洲历史中,与民族相关的意识形态至少包含三个命题。首先是分析性的:民族——共同的语言、文化、历史记忆,常常有特定的家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单位,比阶级、宗教和其他形式的联系更为基本。第二是规范性的:民族享有所有认同它并与它同命运的组成单位的忠诚。第三是

预示性的：当民族的人口学边界与其国家的政治边界不重合时，任何试图矫正这种分离状态的社会运动都是可以预见并值得赞扬的。第一命题通常称为民族认同，第二命题称为民族自决，第三命题称为民族主义。就像任何优秀的本科生都认识到的一样，这些概念都有其形成的过程。它们出现于 18 世纪末，在 19 世纪开花结果。民族的概念已经成为我们思考人类社会和国际政治的思维模式的一部分，这导致我们难以回溯民族概念占主导地位之前的时代。

今天，东欧历史大部分都是从民族角度来讲述的。历史叙述的重点在于，之前没有自我意识的民族如何认识到自己的独特性，然后揭竿而起推翻外国的压迫。换句话说，这是关于人群如何转变为民族，而这些民族又如何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故事。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是意料之中的。在某些情况下，东欧的知识分子依然谈论在共产党时期禁止的话题，包括民族主义。在其他地方，尤其是从南斯拉夫和苏联分离出来的新国家，许多知识分子把联系历史祖先来论证国家刚获得的独立具有合法性当做他们的责任。

12

然而，写作民族史常常意味着忽略某些声音。在论述过程中需要划分人群，切断团体之间的联系，分析乱成一团的认同的轨迹和不变的边界。人们的真正生活像乐曲，通常是纷乱刺耳的；有时是和谐的大合唱；有时辉煌；但很少是独奏。这本书希望读者能够倾听过去沉默的声音。在历史的进程中，黑海是连接各宗教团体、语族、帝国和较为晚近出现的民族和国家的桥梁，而非屏障。这是一个像欧洲或欧亚大陆其他地方一样真实存在的地区。

诞生

在几千年的历程中，对于黑海，人们知道了两点。第一，在黑海上航行需要钢铁般的意志和比钢铁更强壮的胃。斯坦利·沃什伯恩是《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一名雇员，在报道了第一次俄国革命之后于离开克里米亚的汽船上提供了一张如何调制冬天暴风雨中的黑海的配方。他在黑海的大小上夸张了一下：开“一个 900 英里长、700 英里宽的洞”，